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鸡肋编
贵耳集

〔宋〕庄绰 张端义 撰
李保民 校点

鸡 肋 编

[宋] 庄 绰 撰
李保民 校点

校点说明

《鸡肋编》作者庄绰，字季裕，清源（今属山西）人，一说福建惠安人，生卒年月已不可考。据本书和宋人有关记载推测，庄绰大约生活在南渡前后。他曾官于襄阳、顺昌、澧州、鄂州、南雄州等地，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到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士，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、风俗民情、山川物产以及种种异闻琐事。

《鸡肋编》三卷，共收三百余条笔记。诸如名物考辨、诗文评说、本草方书、岁时习俗、工艺制作、时局朝政、旧闻逸事等均有论述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。不少条目内容翔实，不作泛泛空论，反映出作者谨严笃实的治学态度。又因为书中所载大都得之于亲身见闻或可靠的文献稽考，故其可信程度远非拉杂采摭前人典籍而成的笔记可比，为宋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史料。与此同时，书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主要反映在记妖异神怪、凶杀报应方面，终不免入怪异荒诞之道，无积极的意义可言。

《鸡肋编》流传较早的有元人影刻宋钞本。清咸丰年间，胡珽以清人影元钞本对照文澜阁本，详加校勘，用力甚勤，后以活字板印入《琳琅秘室丛书》。民国初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夏敬观据邵懿辰钞文澜阁本校《琳琅丛书》本，是为“涵芬楼本”。现以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为底本，用影元钞本和涵芬楼本进行参校，博采众家之长。为避免繁琐，遇有脱讹衍误处径行改正，不出校记。

目 录

卷上	7
卷中	31
卷下	57

卷上

昔曹孟德既平汉中，欲因讨蜀而不得进，守之又难为功，操出教唯曰“鸡肋”而已，外莫能晓。杨修独曰：“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，弃之则殊可惜。公归计决矣。”阿瞞之绩无见于策，而其空言竟著于后，是岂非鸡肋之腊邪？然方其擷芦葍、兔茈而饿于墙壁之间，幸而得之，虽不及于兔肩，视牛骨为愈矣。予之此书殆类于是，故以“鸡肋”名之。绍兴三年二月九日，清源庄季裕云。

欧阳文忠有《赠介甫》诗云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老去自怜心尚在，后来谁与子争先？”王答云：“它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”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，非文公也；翰林诗无三千，亦非太白。后见《沈约传》，虽尝为吏部郎，及称谢朓云：“二百年来无此诗。”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，举其全数耳。自嘉祐上至唐元和，余二百五十年，去元嘉则远矣，则吏部盖指韩也。郑谷有《题太白集》诗云：“何事文星与酒星？一时分付李先生。高吟大醉三千首，留著人间伴月明。”永叔所引，但用沈二百年之语，加于退之，以对翰林三千首耳。诗年之数，安在如书马数马乎？

筋屐之谜载于前史，《鲍照集》中亦有之。如一土、弓长、白水、非衣、卯金刀、千里草之类，其原出于反正止戈，而后人因作字谜。王介甫作字谜云：“兄弟四人两人大，一人立地三人坐。家中更有一两口，任是凶年也得过。”又作谜云：“常随措大官人，满腹文章儒雅。有时一面红妆，爱向风前月下。”至于酒席之间，亦专以文字为戏。常为令云：有商人姓任名任，贩金与锦。至关，关吏告之曰：“任任任入，金锦禁急。”又云：“亲兄弟日曰昌，堂兄弟目木相，亲兄弟火火炎，堂兄弟金今钤。”又云：“擻地去土，添水成池。”皆无有能酬者。有为字中一点谜云：“寒则重重叠叠，热则四散分流。兄弟四人下县，三人入州。在村里只在村里，在市头只在市头。”又为叠字下两点谜云：“兄

弟二人，同姓同名。若要识我，先识家兄。不识家兄，知我为谁？”又
 妇字谜云：“左七右七，横山倒出。”甌字谜云：“将军身是五行精，日日
 燕山望石城。待得功成身又退，空将心腹为苍生。”

京师卖生果，凡李子必摘其蒂，不敢触其实，必留上衣令勃勃然，
 人方以新而为好，至食者须雪去之。元祐中，有李闳待制字子光，朝
 中戏以为谜云：“卖者不识买者识。”盖以“识”为“拭”也。

元丰中，有以当时士人姓名为对者，如崔度崔公度，王韶王子韶。
 又有江鬲，人亦戏云：“江鬲隔江，问巫马期骑马无？”未有对者。元祐
 中，有石万石授石州离石县令，人讶其远宦，云“要令后世无对”。元
 丰中，又有“马子山骑山子马”之句。偶有姓钱人任衡水知县，人遂以
 “钱衡水盗水衡钱”。其人闻之大怒，欲辨其事。对者谢曰：“君虽实
 无，且欲与山子马为偶耳。”

大观中，有曹孝忠本医工也，得幸于时，遂任子为文资，擢置馆
 阁。其子因与父相诟，既至馆中，气尚未平，独坐屏处。时秋阳方烈，
 为日所射，久不迁坐。有同僚怪之，问何故负暄，乃大怒云：“家私闲
 事，关公甚底？”问者初尚未悟，久乃知之，莫不传笑。既而易为他官。
 又宗室仲轸，知大宗正司，以待漏院为大小字，如此者甚众。其长仲
 忽以闻，亦罢。此与前世浇手、弄獐、聚忧、伏猎，无以异矣。又有杨
 通者，任提举学事官，上殿札子云：“人臣而持主斧，僭紊名器。”遂行
 禁止，刊于续降敕中，亦可笑者。

杜子美《石犀行》云：“自免洪涛恣雕瘵。”与济逝为韵。《种葛苴》
 云：“信宿罢潇洒。”与耳始同押。《后出塞》云：“恐是霍票姚。”作平
 声。《八仙歌》押两船字，《狄明府》两济字。洒字有三音，而瘵但切侧
 界。去病为票姚校尉，服虔注《汉书》：“音飘摇。”颜师古云：“票音平
 妙反。姚音羊召反。票姚，劲疾之貌也。”荀悦《汉纪》作票鹞字。去
 病后为票骑将军，尚取票姚之字耳。今读者音飘摇，则不当其义也。
 诗人拘于声律，取其意而略其义也，如济济清济，音虽同而义异。故
 两船字或者遂谓不上船为蜀人以衣襟为船。余尝至舟中问土人，则
 不然。后见范传正《太白新墓志》云：玄宗泛白莲池，召公作序，时公
 已被酒于翰苑中，命高力士扶以登舟。杜之所歌，盖此事尔。

黄鲁直《送张谩河东漕使》诗云：“紫参可掬宜包贡，青铁无多莫铸钱。”时范忠宣帅太原，方论冶多铸广，故物重为弊。其子子夷亦能诗，尝云：“当易‘无’字作‘虽’乃可。”又一篇云：“虎头墨妙能频寄，马乳蒲萄不待求。”议者又谓：“维摩画像一本足矣，何用多为？”盖贬驳他人易于为工也。孟子斥高子云固，而不取武城之策，况余者乎？

退之《昭王庙》诗，今集中皆作“丘原满目”，余亲到宣城祠，见刻为“丘坟”。韩公井在焉，今之道稍远，人无汲者。小城甄氏之居，犹相见也。又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》云：“中郎有女能传业，伯道无儿可保家。偶到匡山曾住处，几行衰泪落烟霞。”唐赵璘《因话录》载此诗以“保”为“主”。下二句云：“今日匡山过旧隐，空将衰泪对烟霞。”

“健儿”之语，见于《晋史》段灼、《梁史》陈伯之传，至唐尤多。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，见丰碑刻唐官衔，有“招募健儿使”。其碑石莹白，驿因得名。或云后制大晟乐，取石为磬，未知信否。

李杜、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，以历代所称，兼于文行故也。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：“大义终全显汉廷，李固、杜乔。名标八俊接英声。李膺、杜密。文章万古犹光焰，李白、杜甫。疑是天私李杜名。”“居前曾是少陵师，苏武、李陵。资历文章亦等夷。苏味道、李峤。思若涌泉名海内，苏颋、李义。从来苏李擅当时。”

处州龙泉县多佳树，地名豫章，以木而著也。山中尤多古枫木，其根破之，文若花锦。人多取为几案盘器。又杂以他木，陷作禽鸟花草，色像如画，他处所未见。又出青瓷器，谓之“秘色”，钱氏所贡盖取于此。宣和中，禁庭制样须索，益加工巧。

元祐中，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，以书传言，谓之“柬版”，即便报答，又免谬误。其后事欲无迹者，废纸而用版，浸为金漆之类，其制甚众。加以絨绳，有盛以囊者，至崇宁时家有数枚。自非远书公礼，几无用笺楮。然利害所系，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。俗之薄恶，亦可见矣！

凤翔府园有枯木，下有石刻云“昭宗手拓槐”，盖为中尉韩全海等劫幸李茂贞军，朱全忠以兵围城，尝徘徊其下也。华州子城西北有齐

云楼基，昭宗驻蹕韩建军，尝登其上，赋《菩萨蛮》词，云“安得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”者是也。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，杀十一王处。今有堂作释氏十王像焉。

陈州城外有厄台寺，乃夫子绝粮之地。今其中有一字王佛，云是孔子像。旧榜是文宣王，因风雨洗剥，但存“一宣王”，而释子附会为“一字王”也。其侍者冠服，犹是颜渊之状。如杜甫之作杜十姨，天下如是者，盖不可胜数。

澧州有卒李文和者，本僧徒，犯罪坐黥，能诊太素脉，知人吉凶，虽心性隐微，皆可推测。尝诊司法孙评云：“据脉当作僧道，然细审之却有名无实。幼时须曾出家，不尔亦见于小字也。”问之果尔，以多病尝舍于释氏，小名行者。余颇讶其别有他术，云法中脉出寸口者为僧道。今所出不多，又或见或隐，故以有名无实断之。后得其书，以十二经配十二辰，如五行家分宫之法，身命运限，亦各有术。逐日随支，轮脉直事，故目下灾福，纤悉皆可见。其书序云：“本唐隐者董威辈以授张太素，太素始行其术，故以为名。”后于京师四方多见诊太素脉得名，而未有如李文和者。

杜子美诗云：“饭抄云子白，瓜嚼水晶寒。”李义山《河阳》诗亦云：“梓泽东来七十里，长沟复堑埋云子。”世莫识“云子”为何物。白彦惇云：其姑婿高士新为吉州兵官，任满还都，暑月见其榻上数囊，更为枕抱。视之皆碎石，匀大如乌头，洁白若玉。云出吉州，土人呼“云子石”。而周焘子演云：“云子，雹也。”见唐小说，而不记其书名。义山谓埋于沟堑，则非雹明矣。疑少陵比饭者，是此石也。

杨何，字汉臣，莆田人也。登进士第，为南阳士掾，狂率喜功。刘汲作帅，就辟幕府。金人破邓，全家皆死于兵。始在乡校以薄德取怨于众，人嘲之曰：“牝驴牡马生骡子，道士师姑养秀才。”盖谓父本黄冠，母尝为尼也。

襄阳尹氏，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，今门阙犹存。介甫诗云：“四叶表闾唐尹氏，一门逃世汉庞公。”而史不书。余摄尉襄阳，尝得尹孝子母墓志于卧佛僧舍，以为柱础，未暇取而罢。然史之去取，幸不幸者多矣。

食物中有馓子，又名环饼，或曰即古之寒具也。京师凡卖熟食者，必为诡异标表语言，然后所售益广。尝有货环饼者，不言何物，但长叹曰：“亏便亏我也！”谓价廉不称耳。绍圣中，昭慈被废居瑶华宫，而其人每至宫前，必置担太息大言，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。无他，犹断杖一百罪。自是改曰：“待我放下歇则个。”人莫不笑之，而买者增多。东坡在儋耳，邻居有老妪业此，请诗于公甚勤。戏云：“纤手握来玉色匀，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，压匾佳人缠臂金。”

米芾元章，或云其母本产媪，出入禁中，以劳补其子为殿侍，后登进士第。善书，尤工临模。人有古帖，假去率多为其模易真本。至于纸素破污，皆能为之，卒莫辨也。有好洁之癖，任太常博士，奉祠太庙，乃洗去祭服藻火，而坐是被黜，然亦半出不情。其知涟水军日，先公为漕使，每传观公棹未尝涤手。余昆弟访之，方授刺则已须盥矣，以是知其为伪也。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，尝欲验之。大会宾客，独设一榻待之。使数卒鲜衣袒臂，奉其酒馔，姬侍环于他客，杯盘狼藉，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。乃知洁疾非天性也。然人物标致可爱，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。其作文亦狂怪，尝作诗云：“饭白云留子，茶甘露有兄。”人不省露兄故实，叩之，乃曰：“只是甘露哥哥耳。”大观中，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。

礼文亡阙无若近时，而婚丧尤为乖舛。如亲王纳夫人，亦用拜先灵、合髻等俗礼。李广结发与匈奴战，谓始胜冠年少时也。故杜甫《新婚别》云：“结发为君妇。”而后世初婚嫁者，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，谓之结发，甚可笑也。其不经不可以概举。南方之俗，尤异于中原故习。如近日车驾在越，尝有一执政家娶妇，本吴人也，用其乡法，以灰和蛤粉，用红纸作数百包，令妇自登舆，手不辍掷于道中，名曰“护姑粉”。妇既至门，以酒馔迎祭，使巫祝焚楮钱襮祝，以驱逐女氏家亲。妇下舆，使女之亲男女抱以登床。尊章会客，三爵之后，其子出拜，坐人设席于妇傍，饮三杯乃行合髻等诸礼，颇多异事。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，放人纵观。处子则坐于榻上，再适者坐于榻前。其观者若称叹美好，虽男子怜抚之，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。丧家率用乐，衢州开化县为昭慈太后举哀亦然。今适邻郡，人皆以为当然，不复禁之。如士

旅力稍厚者，棺率朱漆。又信时日，卜葬尝远，且惜殡殓之费，多停柩其家，亦不设涂斿，至顿置百物于棺上，如几案焉。过卒哭则不祭，唯旦望节序，薄具酒葬祭之，亦不哭，是可怪也。

河朔、山东养蚕之利，逾于稼穡，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，为害甚大。每有败获，估赃不多，薄刑不足以戒，欲禁系以苦之，则悛于囚众。单州成武令聂恣，兖州人，起于白屋，知民间利病，有获此偷，即依法决遣。而据所征赃钱，随多寡，必分十限付于其家。远都保伍，畏于逃逸，系累之急，甚于官司。如限三日，即已拘縻一月矣。又量其情之重轻，每限出头，加以捶楚。虽欲一日并纳赃罚，里正谕意，亦不听输。于是一邑桑柘，春阴蔽野，人大受赐。人有相仇害者，于树干中去皮尺许，令周匝，谓之“系裹肚”，虽大木亦枯死。有一夕伤数百株者，此多大姓侵刻细民，故以此报之也。

兰、蕙叶皆如菖蒲而稍长大，经冬不凋，生山间林篁中。花再重皆三叶，外大内小，色微青有紫文。其内重一叶色白无文，覆卷向下，通若飞蝉之状。以春秋二时开，茎短，每枝一花者为兰；茎长，一枝数花者为蕙。《本草》载兰草、马兰、泽兰、山兰四种。兰草叶似泽兰，尖长有枝，花红白色而香，生下湿地。泽兰生下地水傍，叶似兰草，赤节，四叶相值歧节间。马兰生泽傍，气臭，花似菊而紫。山兰生山侧，似刘寄奴，叶无桠不对生，花心微黄赤。又有木兰，乃大树。皆非骚人所歌咏者。又云零陵香，一名蕙草。既唯生零陵山谷，而茎叶都不与蕙相类。岂二物不入药用而遗之乎？后至衢州开化县，山间多春兰，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。按白薇一名白幕，又名薇草。《本草》乃云生平原川谷，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。又与兰小异，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，未知是否？夷齐采食，岂谓是邪？味虽苦咸大寒而无毒也。

蕨有青、紫二种，生山间，以紫者为胜。春时嫩芽如小儿拳，人以为蔬，味小苦性寒。生山阴者可煨金石，叶大则与贯众、狗脊相类。取置田中，或烧灰用之，皆能肥田。又有狼衣草，小者亦相似，但枝叶瘦硬，人取以覆墙，又杂泥中，以砌阶甃，涩而难坏。蕨根如枸杞，皮下亦有白粉。暴干捣碎，以水淘澄，取粉蒸食如饘，俗名乌糯，亦名蕨

衣。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。绍兴二年，浙东艰食，取蕨根为粮者几遍山谷。而《本草》亦不载也。

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，故人多伤于贼风，水虽冷饮无患。东南则反是，纵细民在道路，亦必饮煎水，卧则以首外向。檐下篱壁皆不泥隙，四时未尝有烈风。又春多暴雨淋淫，秋则常苦旱暵，如东坡诗云：“春雨如暗尘，春风吹倒人。”皆不施于浙江也。

越州在鉴湖之中，绕以秦望等山，而鱼薪艰得。故谚云：“有山无木，有水无鱼，有人无义。”里俗颇以为讳。言及无鱼，则怒而欲争矣。又井深者不过丈尺，浅者可以手汲。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，然旱不旬日，则井已涸矣。皆谓泉乃横流故尔。盖灭裂不肯深浚，致源不广也。又谚云：“地无三尺土，人无十日恩。”此语通二浙皆云。

浙西谚曰：“苏杭两浙，春寒秋热。对面厮啜，背地厮说。”言其反覆如此。又云：“雨下便寒晴便热，不论春夏与秋冬。”言其无常也。此言亦通东西为然。九州以扬名地，本其水波轻扬为目。汉三王策亦有五湖轻心之戒。大抵人性类其土风，西北多山，故其人重厚朴鲁；荆扬多水，其人亦明慧文巧。而患在轻浅，盱眙可见于眉睫间。不为风俗所移者，唯贤哲为能耳。

孙真人《千金方》，有治虱症方，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，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。犹未以为信。尝泊舟严州城下，有茶肆妇人少艾，鲜衣靓妆，银钗簪花。其门户金漆雅洁，乃取寝衣铺几上，捕虱投口中，几不辍手。旁与人笑语不为羞，而视者亦不怪之。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。又在剑川见僧舍，凡故衣皆煮于釜中，虽裈袴亦然，虱皆浮于水上。此与生食者少间矣。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，火煨令出，则以熨斗烙杀之。

事魔食菜，法禁甚严，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，亦流于远方，以财产半给告人，余皆没官。而近时事者益众，云自福建流至温州，遂及二浙。睦州方腊之乱，其徒处处相煽而起。闻其法：断荤酒，不事神佛祖先，不会宾客。死则裸葬，方殓，尽饰衣冠。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，其一问曰：“来时有冠否？”则答曰：“无。”遂去其冠。逐一去之，以至于尽。乃曰：“来时何有？”曰：“有胞衣。”则以布囊盛尸焉。云事之后

致富。小人无识，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，自能积财也。又始投其党，有甚贫者，众率财以助，积微以至于小康矣。凡出入经过，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。人物用之无间，谓为一家，故有无碍被之说，以是诱惑其众。其魁谓之魔王，为之佐者，谓之魔翁、魔母，各诱化人。且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，翁母则聚所得缗钱，以时纳于魔王，岁获不费云。亦诵《金刚经》，取“以色见我为邪道”，故不事神佛，但拜日月，以为真佛。其说经如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”，则以“无”字连上句，大抵多如此解释。俗误以魔为麻，谓其魁为麻黄，或云易魔王之称也。其初授法，设誓甚重，然以张角为祖，虽死于汤镬，终不敢言角字。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，州获事魔之人，勘鞠久不能得。或云处州龙泉人，其乡邑多有事者，必能察其虚实，乃委之穷究。如以杂物数件问之，能识其名则非是，而置一羊角其中，他皆名之，至角则不言，遂决其狱。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，固已害风俗；而又谓人生为苦，若杀之是救其苦也，谓之度人。度多者则可以成佛。故结集既众，乘乱而起，甘嗜杀人，最为大患。尤憎恶释氏，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。但禁令太严，每有告者，株连既广，又当籍没，全家流放，与死为等。必协力同心，以拒官吏。州县惮之，率不敢按，反致增多。余谓薄其刑典，除去籍财之令，但治其魁首，则可以弭也。

余既书此未一岁，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，为人所告，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缪罗家。捕之则阻险为拒，杀害官吏。至遣官军平荡，两州被患，延及平民甚众，殊可伤悯。

南方多泉而西北绝少，龙泉人亦捕食，云可以治劳疾。汉重五日，以泉羹赐群臣，可验其无毒，然医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。

天下方俗各有所讳，亦有谓而然。渭州潘原讳“赖”。云始太祖微时，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，得钱数千，遂过原州，卧于田间，而树阴覆之不移，至今犹存，谓之“龙潜木”。至潘原与市人博，大胜，邑人欺其客也，殴而夺之。及即位无几，欲迁废此县，故以赖为耻，然未知以欺为赖，其义何见。常州讳“打爷贼”。云有子为伍伯而父犯刑，恐他人挞之楚而自施杖焉。虽有爱心，于礼教则疏矣。楚州讳“乌龟头”。云郡城像龟形，尝被攻，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。泗州多水

患，故讳“靠山子”。真州多回禄，故讳“火柴头”。涟水地褊多荒，人以食芦根为讳。苏州人喜盗，讳言“贼”。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，警夜者避不敢言贼，乃曰“看参政乡人”，是可笑也。而京师僧讳和尚，称曰“大师”。尼讳“师姑”，呼为“女和尚”。南方举子至都讳“蹄子”，谓其为爪，与獠同音也。而秀州又讳“佛种”，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，良家女多为所染故尔。卫卒讳“乾”，医家讳“颠狂”，皆阳盛而然。疑乾者谓健也。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，或以乾为九数，又以成呼之，亦重阳之义耳。蜀人讳“云”，以其近风也。刘宽以客骂奴为畜产，恐其被辱而自杀。浙人虽父子朋友，以畜生为戏语，而对子孙呼父祖名，为伤毁之极。在龙泉，见村人有刻石而名蛮名娇之类，可耻贱者，问之，云欲人难犯，又可怪也。

天长县炒米为粉，和以为团，有大数升者，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，谓之“炒团”。而反以“炒团”为讳，想必有说，特未知耳。

唐《方技传》云，长社人张憬藏技与袁天纲埒，载其相蒋俨等八人术甚异。而《刘义节传》云，其子思礼相人于张憬藏，憬藏谓思礼位至太师。后授箕州刺史，益喜，以太师位尊，非佐命不可得。乃结綦连耀谋反，斩于市。然则其术不无中否，但采其中者称之耳。

世之以五行星历论命者多矣。今录贵而凶终者数人，方其盛时，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。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，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。张邦昌，元丰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时；王黼，元丰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时；燕瑛，熙宁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时；聂山，元丰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时；赵野，元丰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时；朱勔，熙宁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时；王案，元丰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时；蔡攸，熙宁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；邓绍密，熙宁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时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时如岁者。童贯，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时。

《汉史》云燕地，初太子丹宾养勇士，不爱后宫美女，民化以为俗，至今犹然。宾客相过以妇侍宿，嫁娶之夕男女无别，反以为荣。后颇稍止，然终未改。方南北通好，每燕席亦用娼妓。闻半皆良家，以色选差，如中国之庸役更代，不以为耻也。后复燕山，诸将尝大会，各指

名以召诸娼，莫有至者。怪而问之，云待之轻薄故不来。盖以众客共要一妓，始为厚也。凡娼皆用子为名，若香子、花子之类。无寒暑必系绵裙。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，许嫁方留发。冬月以括萎涂面，谓之佛妆。但加傅而不洗，至春暖方涤去，久不为风日所侵，故洁白如玉也。其异于南方如此。

唐李道广，字太丘，相武后。元纁，字天纲，相玄宗。皆陵之后。韩愈亦颺当之裔也。见《宰相世系表》。

《春秋》：“郑伯突入于栢。”注云：“郑别都，今河南阳翟县。”陆德明音翟，徒历反。《广韵》乃音宅，魏翟璜、汉翟公，皆同音。至方进则又音狄，未知各何所据也。

扁鹊姓，《前汉书》注：颜师古：“音步典反。”《千姓编》乃音辮，云《庄子》有扁庆子。陆德明音篇，又符殄切。

长孙顺德丧息女，感疾甚，唐太宗薄之，谓房玄龄曰：“顺德无刚气，以儿女牵爱至大病，何足恤！”太宗儿女三十五人，晋阳公主薨，年十二，帝阅三旬不常膳，日数十哀，因以羸羸。太子承乾废，欲立晋王，未决，至投床取佩刀自向。既立晋王，又谓长孙无忌曰：“公劝我立雉奴，雉奴仁懦，得无为宗社忧，奈何？”岂不以儿女牵爱乎？若引佩刀欲坚群臣之心，谓之权术可也，而日数十哀，当忘“无刚气”之语矣。

太宗尝玩禁中树曰：“此嘉木也。”宇文士及从旁美叹，帝正色曰：“魏徵常劝我远佞人，不识佞人为谁，今乃信然。”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，姜皎盛赞之，帝遽令徙植其家。二主之相去，以是可知矣。王义方买第后数日，爱庭中树，复召主人曰：“此嘉树得无欠偿乎？”又予之钱。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。

李琮，言者谓其“湛棋废务”，罢发运使，笑曰：“遂与‘多酒慢公’为对矣。”盖谚语之著者。而“多酒”之言，亦见《北史》。

宣和壬寅岁，自京师至关西，槐树皆无花。老农云：“当应来年之旱与二麦不登。”已而信然。谚云：“槐宜来岁麦，枣熟当年禾。”

彭城学中有古碑，夜辄有声如击磬。刘愿恭叔秦州人，行为徐州教官，云尝闻之。原州真宁县要册湫庙中，崇宁间众碑津润如流，独

一碑否，是岁多疫。宣和中复如此。

陕西沿边地苦寒，种麦周岁始熟，以故黏齿不可食。如熙州斤面，则以掬灰和之，方能捍切。羊肉亦臃臊。惟原州二物皆美，面以纸囊送四旁为佳遗。

二浙造酒皆用石灰，云无之则不清。尝在平江常熟县，见官务有烧灰柴，麻漕司破钱收买，每醕一石，用石灰九两。以朴木先烧石灰令赤，并木灰皆冷投醕中。私务用尤多，或用桑柴云。朴木，叶类青杨也。李百药为杜伏威欲杀，饮以石灰酒，因大利濒死，既而宿病皆愈。今南人饮之无恙，岂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？

郑州去京师两程，当川陕驿路，有纪事诗十余韵。其切当者：“南北更无三座寺，东西只有一条街。四时八节无筵席，半夜三更更有界牌。”延州亦有诗云：“沙堆套里三条路，石灰烟中两座城。”又云：“土洞里头行十日，山棚上面住三年。”谓中倚高山，自过蒲中，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。宁州亦云：“鸡足斜分三道水，蛇腰慢转一条街。”盖州依山而立，通衢宛转而上也。三水会于城下，故驿名三河。谓九陵、三桥、马岭，皆合流于泾。九陵河在东南，出庆州华池县千子山，川中九堆如陵，故名；三桥河在城西北，自襄乐界来，不知其源；马岭河在城西，自庆州乐蟠县界天固府下流至县。《水经注》云：洛水，一名马岭川。俗谓宁州有三不可：斩、蹴鞠、晒豆。言地峻不可住也。河南亦有诗云：“宪州浑如枉死市，苛岚仿佛似阳间。”邠州有十拗，谓雪下炭贱，雨下水贵，出北门游西湖等。

建炎三年七月，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。时山上设烽火，夕举以报平安。留月余，即过浙东。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：“昔年随牒佐边侯，愁望长安向戍楼。今日衰颓来泽国，又看烽火照长洲。”是冬金人犯杭、越。明年春，由平江以归。白马涧去城十八里，张氏数宅百余区，尽被焚毁，独留余所居。于壁间题“耿先生到此不烧”七字。

谚云：“麦过人，不入口。”靖康元年，麦多高于人者，既熟，大雨，所损十八。

顺昌种谷道人云：“大风先倒无根树，伤寒偏死下虚人。”王恬智

叟云：“犯色伤寒犹易治，伤寒犯色最难医。”王丹元素云：“治风先治脾，治痰先治气。”皆卫生之要也。

人家养鸡虽百数，独一擅场者乃鸣，余莫敢应。故谚谓“一鸡死后一鸡鸣”。尝在处州敛川，见佑圣僧舍养二雄鸡，每啼则更互竞发，饮啄栖游，亦不相斗。古云“两雄不并栖”，此岂无所竞而然邪？广南则群雄竞鸣，又不可解也。

小人之相亦多，其易验者，有一绝载云：“欲识为人贱，先须看四般。饭迟屙尿疾，睡易著衣难。”盖无不应者。

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，皆范宽所画。土地堂壁有包氏画虎，赵评事马，皆奇笔。庙东兴教院人物亦宽画，张芸叟谓：“面目大小锐，失王者之相。”盖人物非所工者。后殿有甘草一枝，长二丈余，其大如臂，亦异物也。

宁州龙兴寺有开元二十二年所写《华严经》，记唐忌辰。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，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，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，而史有遗其崩日者。

河间老卒云：“蚕子最耐寒热，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过，至三月间，虽热而桑未可采，则以绵絮裹置深密处，则不生。欲令生，则出置风日中。每捶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，则取丝多于其他。”

白乐天《地黄诗》云：“与君啖老马，可使照地光。”二者当俱可信也。汉水渔者取蚕肠以作钓丝，云虽挂千斤亦不断。长只数寸，盖皆未吐之丝耳。南人养蚕室中，以炽火逼之，欲其蚤老而省食，此其丝细弱，不逮于北方也。《本草》谓蚕妇不可食苦菜，令蚕烂坏。处州人言，此菜家家养蚕，不闻有损。方书有治蚕啮药，亦未尝闻见被伤者。

汝阴尉李仲舒汉臣，山阳人，生平戒杀。云释教令置虱于绵絮筒中，久亦饥死。有人教使置青草叶上，经宿沾露，则化为青虫飞去。尝试之信然，皆背坼而化。

生姜苗铺荐席下去壁虱，椒叶能辟蚤，狗舌草花亦然。此草叶如狗舌，夏秋生细花，始白渐黄，无甚香臭。花茎长出叶上，根已枯而叶不枯，俗又名狗蚤花。剉细，以干姜滋味和之，作馄饨饼夹食之，已泄

利。叶捣如泥，可煨硫黄。原人裴棊和之云，尝用之也。

本朝借绯紫服者，皆不佩鱼。绍圣中，有引白乐天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：“无奈娇痴三岁女，绕腰啼哭觅银鱼。”自是始并鱼皆借。然未赴、已替、在朝皆不服，出国门乃衣。而唐牛丛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，帝面赐金紫。谢曰：“臣今衣刺史所假绯，即赐紫为越等。”乃赐银绯。岂唐制赴日许服于朝，罢日则否，与今为异乎？

余尝行役，元日至邓州顺阳县，家家闭户，无所得食。令仆叩门索米，其家辄叫怒，谓惊其家亲，卒不得。赖蔓菁根有大数斤者，煮之甘软，遂以充肠。宁州腊月八日，人家竞作白粥，于上以柿栗之类，染以众色为花鸟象，更相送遗。浙人七夕，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，聚饮门首，谓之“吃巧”。不庆冬至，惟重岁节。澧州除夜，家家爆竹，每发声，即市人群儿环呼曰：“大熟。”如是达旦。其送节物，必以大竹两竿随之。广南则呼“万岁”，尤可骇者。宁州城倚北山，遇上元节，于南山巅维一绳下达其麓，以瓦缶盛薪火，贯以环索，自上坠下，遥望如大奔星，土人呼为“彗星灯”。襄阳正月二十一日，谓之“穿天节”，云交甫解佩之日，郡中移会汉水之滨，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，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，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，以为得子之祥。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“大端午”，泛舟竞渡。逐村之人各为一舟，各雇一人凶悍者，于船首执旗，身挂楮钱，或争驶驱击，有致死者，则此人甘斗杀之刑。故官司特加禁焉。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，游赏几无虚辰。使宅后圃名西园，春时纵人行乐。初开园日，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，较艺于府会。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，视数多者得先，谓之“撼雷”。自旦至暮，唯杂戏一色。坐于阅武场，环庭皆府官宅看棚。棚外始作高檉，庶民男左女右，立于其上如山。每诨一笑，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，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。至晚较旗多者为胜。若上下不同笑者，不以为数也。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。凡十八里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，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，饰以锦绣。每彩舟到有歌舞者，则钩帘以观，赏以金帛。以大舰载公库酒，应游人之家，计口给酒，人支一升，至暮遵陆而归。有骑兵善于驰射，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。夹道作棚为五七层，人立其上以观，但见其首，谓之“人头山”，亦